

稿本《揖云斋集》与钮琇的文言小说创作

郑志良

内容摘要:山东省图书馆藏有清初著名文言小说家钮琇的稿本《揖云斋集》，集中有文言小说多篇，其中有些篇目被收入钮琇的文言小说集《觚剩》，还有一些篇目未被收入小说集中。对照稿本，发现钮琇对一些小说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当是钮琇受明遗民思想的影响，秉笔实录，以作史之补遗；另一方面，在清初的政治环境下，钮琇有惧祸的心理，时有曲笔，在他出仕为官，进入清政府的官僚体系之后，又有意删除小说中的违碍内容。比较《揖云斋集》与《觚剩》中的小说，可以看出钮琇复杂的小说创作心态。《揖云斋集》中还有很多小说未收入《觚剩》，这些作品有助于加深对钮琇小说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理解。

关键词:《揖云斋集》 钮琇 《觚剩》 文言小说

钮琇是清初著名的文言小说家，他的文言小说集《觚剩》在小说史上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有研究者提出：“清康熙朝问世的文言小说集，在艺术上屈指而三的作品是《聊斋志异》、《虞初新志》和《觚剩》。今人编撰《续修四库全书》，将此三书一并收入，亦显示出它们在清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①钮琇除了文言小说集《觚剩》刊行问世外，尚有《临野堂集》传世，这是研究钮琇常用的资料。但钮琇还有稿本《揖云斋集》，现存山东省图书馆。此书据笔者管窥所见，至今只有美国学者白亚仁在他的两篇文章中提及^②，但并未作任何

①陆林、戴春花：《清初文言小说〈觚剩〉作者钮琇生年考略》，《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第153-155页。

②白亚仁：《〈林四娘〉故事源流补考》，《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44-50页。白亚仁：《钮琇〈觚剩·睐娘〉本事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55-60页。

具体议论。《揖云斋集》中有大量文言小说,有些收入《觚剩》,但还有很多小说篇章未收入小说集中。即使是收入小说集中的作品,对照稿本,也会发现钮琇做了一些增删修改。这些内容不仅可以用作校勘材料,而且从中可以窥见钮琇的某些小说创作心态,其价值不言而喻。

一、《揖云斋集》述略

《揖云斋集》,稿本,一函三册,不分卷,无序跋。下面以册数为单位来简述其中的内容。第一册开头是【玉蝴蝶】、【烛影摇红】、【满庭芳】(二首)、【踏莎行】(二首)、【御街行】词七首,其后题《文通日酬》,包括诗、尺牋、词、引、祭文等诗文数篇,在《祭张封君厚庵先生文》之后,有空缺,接下来是文言小说若干篇。第二册题《揖云续集》,开头是《丙午草》,首页钤“钮琇之印”“书城”两印,丙午为康熙五年(1666);其后有《丁未草》(康熙六年作)、《己酉草》(康熙七年作)。《己酉草》最后一篇是《咏匏杯赠王寅旭先生》,下残缺,而接着的一篇《家居良会约》有“庚戌首春”云云,当是《庚戌草》(康熙八年作)。《庚戌草》最后一篇《列女纪事》亦残缺,后一篇《悼五郎》作于康熙九年,当为《辛亥草》。第三册开头即有残缺,诗题及内容完整的第一首诗是《尔静和尚自燕还吴,仍复北行,时予亦入都,因有是作》,这是钮琇康熙十一年进京时所作,其后有《五日》《立秋》《七夕漫成》《中秋对月歌》《冬至》《癸丑除夕》等标明时节的作品,癸丑即是康熙十一年。本册在《癸丑除夕》之后仍有诗、文、词等作品若干篇,应作于康熙十二年或其后,如《春日扈从南苑阅,赐宴鹰(瀛)台,恭纪二律》《六月九日上幸,瀛台赐宴泛舟,恭纪,和冯易斋韵》《六月二十九日夜梦中作》等,皆作于康熙十二年。但本册最后一篇《徐母顾太夫人六十寿序》上署“揖云斋集”,可能是因为稿本装订时的误置。

《揖云斋集》收录的是钮琇中年之前各种文类的作品,如果把它与后来刊行的《临野堂集》《觚剩》对照阅读,会发现《揖云斋集》中有大量作品被钮琇舍弃,并未刊行。借助《揖云斋集》,我们可以对钮琇早年的生活、交游及创作状况有更准确而丰富的了解。譬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钮琇的生年问题一直是个疑问,对此,已故陆林先生推断他生于1644年^①,后来美国学者白亚仁“参照了《文林朗高明县知县玉樵钮君墓志铭》,见张尚瑗《张石里文稿》(稿本,苏州图书馆藏),以及钮琇《揖云斋集》(稿本,山东图书馆藏)”,予以更正,确定钮琇生于1640年,与蒲松龄同一年出生^②。白亚仁提到《揖云斋集》,但未引述稿本中的内容。《揖云斋集》中的《己酉草》有《三十初度客中自寿》曰:

①陆林、戴春花:《清初文言小说《觚剩》作者钮琇生年考略》,《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第153-155页。

②详见上引白氏二文。

“去日如过梦里天，春风又到客窗前。自成傲骨贫难换，谁识狂心壮益艰。四子末期皆伟器，二人犹喜尚中年。尘寰空忆流霞饮，闲对梅花谱列仙。”紧接着的一篇《与仲岷山》曰：“二月四日为弟生辰，曾时日之几何，岁荏苒而逾壮。客中赋七言自寿，并录纸笔奉寄。”己酉为康熙八年(1669)，据此知钮琇生于崇祯十三年(1640)农历二月初四。

关于钮琇的交游状况，《临野堂集》提供了比较多的材料，但《揖云斋集》有很多作品未被刊行，这些作品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准确的信息。如钮琇与清初著名文人朱彝尊、姜宸英、潘耒都有交往，这在《临野堂集》中有所反映，而《揖云斋集》中《七月六日同朱锡鬯、郑文溪集柯老师斋》《八月八日同钱羽光、姜西溟、陈伟云、张豫章诸子集徐内翰方虎斋，调寄【宴清都】》《冬日同朱人远、季希韩、潘次耕、徐白峰、郑文溪、缪受兹同集柯柱功斋，兼怀寓匏、翰周两兄》等作品，不见于《临野堂集》，这是康熙十一年钮琇记录他在京城生活的状况，可以精确到日。《揖云斋集》部分作品有明确系年，倘若编制钮琇年谱，其作用应该更大。

另外，在稿本中，一些被删改的文字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譬如，第二册最后一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祭汤雨七文(代父)》，这是钮琇代替父亲钮宏儒祭汤豹处(字雨七，亦作禹七)的文章，而汤豹处正是小说《睐娘》主人公睐娘的父亲。白亚仁先生在《钮琇〈觚剩·睐娘〉本事考》一文中曾考察钮家与汤家的亲戚关系，只是说钮宏儒与汤豹处是好友，而且钮、汤两家有通婚状况^①。而看稿本就知道，原来睐娘是钮琇的表姐。稿本中把《祭汤雨七文(代父)》划去，改作《为家君祭母姨夫汤雨七先生文》，但在《临野堂集》中该文题目又作《为家君祭汤禹七先生文》，省去了“母姨夫”的称谓。白亚仁先生依据《临野堂集》，而没有注意到《揖云斋集》中的文字，否则会有更清晰的论证。明了睐娘与钮琇是表姐弟的关系，再看《睐娘》写得如此曲折、生动，倾注了作者的情感，应该会有更深的理解。

《揖云斋集》收录小说情况，以第一册最为集中，计有《春闺咏》《赐宴》《无间大将军》《刘将军》《虎丘题诗》《杜亭》《秀门三绝》《古墓碑像》《汤素畹除夕诗》《将来僧番水男》《笠泽古柏二则》《汴梁夜梦》《文士赞》《题蕉扇》《秋风》《题园竹诗》《海棠》《咏物诗》《岁寒集》《颜柔仙》《羹述》《乐述》《砚述》《笔述》《墨述》《药草述》《姑苏怀古》《睐娘传》《四书集句观剧文》《鬼舌》《鬼误》《闵孝子》《平川女》《牛语》《张煌言诗词》《鹤客文》《箕仙诗》《关壮缪格语》《嘲僧诗》《贺人生子诗》《边诗》《梦中赋语》《埋忧》《书室榜语》《偶见诗》《沈公子图书》《卜孟硕》《偶记》《知子》。这些作品中有几篇标明了写作时间，如《文士赞》有

^①白亚仁：《钮琇〈觚剩·睐娘〉本事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55-60页。

“乙巳夏寓溪上法庵”，《嘲僧诗》有“乙巳岁，予读书法华庵”，乙巳为康熙四年；《边诗》有“丙午季夏，读边司徒诗”，《梦中赋语》有“丙午七月朔夜，旅馆假寐”，丙午为康熙五年。则册中小说应该作于康熙四年、五年左右。第二册中有《昆岑遗事》《贞烈徐女》《夏夜纪异》《六月雨雪》《芷崖诗句》（《丁未草》），《李妇金氏传》（《己酉草》），《庚戌水灾》《江城秋灯》《烈女纪事》（《庚戌草》）。第三册中未见小说。

二、《揖云斋集》中被删改的小说

《揖云斋集》中收录的小说，有些刻入《觚剩》，但将稿本与刻本比对会发现，稿本中部分小说文字存在增删修改，有些修改是出于文字润色的目的，但有些修改却是受政治氛围的影响，或是由于思想观念的变迁而形成的。

清朝的文字狱甚为严酷，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这样的环境下，钮琇的小说，最为人称道的是秉笔直书的精神，具有代表性的篇章是《虎林军营唱和》。该篇写吴炎、潘榕章因受到庄廷鑑《明史》案而被杀，钮琇记录下他们被囚禁时所写的诗作，然而刻本《觚剩》与稿本《揖云斋集》却有不同的地方。因《觚剩》刻本已有整理本^①，不难寻见，以下仅将稿本引述出来（其中加下划线的文字不见于刻本），并校出异文（出校的文字加着重号）：

将来僧、番水男（刻本作“虎林军营唱和”）

将来僧姓吴，原名双火；番水男名桎，（刻本作“吴愧庵名炎，潘力田名桎章，才望相埒”。）俱吾邑人，年少皆有隼才，长古文诗词，誉腾吴越间。又二子相善也，凡所著述，必共证之。癸卯二月，同以事阙罪，（刻本作“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史事株连”。）逮系虎林军营。吴有《被禁入武林》诗云：“武林山色正宜人，一介羈囚不当春。笼羽尚烦戈甲卫，槛猿还讶语言新。自来直道难容世，岂有虚名可杀身。倘遂生还无怨恨，好从笠瓢问迷津。”番水《初入营诗》云：“银铛步步入春泥，天为伤心雨色低。番语听多知喜怒，土床坐久辨东西。故乡梦欲依慈母，异域身还忆瘦妻。贯索有城连北落，听更愁绝到鸡鸣。”时番水妻沈系吴兴狱中，其《忆内》诗云：“忆汝来归后，眉才几月齐。何言菜子妇，忽作冷长妻。慕侣怜孤影，将雏失故栖。伤心六桥水，不肯下苕溪。”吴《四十初度》诗云：“四十年年负此身，羈囚正值揽揆辰。东山事业虚前梦，江左文章属后人。笑语私凭同难祝，伶俜还与戎儿亲。黄冠莫谓先贤拙，泰岱鸿毛若个真。”番水《奉慰初度》：“与尔心期岁月长，南皮昔日事文章。交游别后人千里，患难翻来聚一方。诞降自知同屈子，上书何必拟邹阳。由来劲节推松柏，阅历曾经几雪霜。”吴《营中送春诗》云：“一半春光縲继

^①钮琇著，南炳文、傅贵久点校：《觚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过，唾壶敲缺待如何。莺声啼老听难到，柳絮飞残扑转多。晚晚斜阳连雉堞，朦朧短梦绕岩阿。不堪往事成回首，总付钱塘东逝波。”又《营中寒食》：“桃残柳褪近清明，风雨凄凉入满城。几世一身今在此，谁浇陇上一杯羹。”番水（刻本作“潘”）《漫成四首》，其一：“抱膝年来学避名，无端世网忽相婴。望门不敢同张俭，割席应知愧管宁。两世先畴悲欲绝，一家累卵杳难明。自怜腐草同湮没，漫说雕虫误此生。”其二：“吴关一路作羈累，棘木庭前听五词。已分残形轻似叶，却怜卫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贤训，抱壁几同楚客悲。从使平反能苟活，他年应废蓼莪诗。”其三：“圃土初经二月春，熏风又到繫维身。流萤夜度绋袍冷，采蕨朝供麦饭新。敢望左骖归越石，还期长佩拟灵均。多情最是他乡侣，闲谱龟兹慰苦辛。”其四：“阅历风霜只自疑，难将身世问时宜。穷愁只合吾侪事，姓氏羞为狱吏知。见说成书刑铸鼎，不闻有梦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题酒后诗。”吴《怀古》四首，《咏岳忠武》云：“将军野战最知名，半壁河山一力撑。义在春秋臣节殚，法过韬略阵云明。运移宋历终江海，功就蕲王敢弟兄。痛饮黄龙千载恨，钱塘夜夜有潮声。”《咏伍相国》云：“阖闾行歌未死身，一言投契作宗臣。报仇暮日忘荆国，抉眼衰年看越人。罗刹江头潮最怒，姑苏台畔草长新。虫沙猿鹤无穷化，愿向波涛问大神。”《咏苏文忠》云：“杭州刺史最风流，箫鼓楼船春复秋。讥诮每撻丞相怒，判书常应老翁求。六桥花柳蒙遗泽，两岸湖山纪胜游。当日怜才岂无意，峨眉夜月照高丘。”《咏于忠肃》云：“开元城外黑云屯，土木营边日月昏。手挟六龙群喙定，身担一线国威尊。战争有几禁南牧，缿币无多返北辕。两字狱成明主惜，高名赢得并乾坤。”《与美生对酌绝句》云：“平生恨不学屠沽，输与高阳一酒徒。此日尊前须尽醉，黄泉还有卖浆无。”是岁五月二十四日，吴与番水（刻本作“潘”）俱殁于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余人。（墨巢）玉樵子有《弼教坊》诗曰：“绝命悲辞狱里成，街须赴市气峥嵘。曾无富贵娱恠杨，偏有文章杀祢衡。白骨凡人收远葬，青编何日署空名。只应日夜钱塘水，怒作寒涛千载声。”（刻本多“先一日吴语其弟曰：‘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籍，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闻者无不流涕。”）

从以上引校可以看出，刻本删去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且两者题目不同，刻本作《虎林军营倡和》，稿本作《将来僧、番水男》；刻本中写出吴炎、潘恠章的名字，稿本中只写“将来僧姓吴，原名双火；番水男名恠”，双火，炎也；番水，潘也。这实际上也掩盖不了什么。我们知道，稿本是并未刊行的本子，私密性很强，但就在这样的文本中，钮琇仍不敢写下吴炎、潘恠章的真实姓名。《将来僧、番水男》作于康熙四年左右，距离吴、潘二人被杀的“明史案”刚刚过去两

年,钮琇一定是心有馀悸。他与吴、潘既是同乡,又是好友,明知二人被凌迟处死,可是钮琇又不忍心他们的诗作亡佚,将其录在稿本中。透过钮琇这种矛盾的心理,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明史案”所形成的恐怖氛围。至于在刻本中,钮琇敢于写出两人的姓名,笔者猜想这可能与潘耒有一定关系。潘耒,字次耕,号稼堂,是潘怪章同父异母的弟弟^①。潘怪章虽被极刑,但对潘耒的仕途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康熙十八年,潘耒以布衣身份试博学鸿词科,授检讨,纂修明史;寻充日讲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成为皇帝近臣。按道理说,康熙应该知道潘耒有位兄长犯罪被磔,但他仍能任命潘耒为日讲起居注官,是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不拘一格降人才,还是对“明史案”处置过惨有所反思,我们不得而知。潘耒虽于康熙二十三年,坐浮躁降调,致仕归家,但到康熙四十二年,“圣祖南巡,复原官。大学士陈廷敬欲荐起之,力辞而止”^②。可以看出,康熙对潘耒还是有爱惜之情的。《觚剩》正编八卷成于康熙三十九年,续编四卷成于康熙四十一年,最后合刻面世当在康熙四十一年或此年之后。钮琇与潘耒是至交好友,他对潘耒的人生遭际十分清楚,或许是看潘耒并没有受到其兄潘怪章的牵连,故而刊刻《觚剩》时直标吴炎、潘怪章两人的名字。

钮琇生于崇祯十三年,距离明亡四年,他从小读书师事明遗民吴宗汉(即南村先生),思想上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因此对明遗民抱有尊崇的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觚剩》中著录其师吴南村《岁寒集》,且置于全书之首,在《布囊焚馀》中记录明遗民张煌言的诗歌,应该都是这种心理的反映。但在稿本中,《岁寒集》《布囊焚馀》的内容与刻本《觚剩》中的内容都不完全相同。如《布囊焚馀》,稿本中题目径作《张煌言诗词》,刻本中收张煌言七律三首、古风一首,而稿本在此之外多出以下诗词:

《座次闻乐有感》云:“一曲铜鞮自绕梁,主宾相对不寻常。莫言萧管非愁垒,岂信囹圄是福堂。唱罢秦音谁避席,感深凝碧且停觞。请君休讶洒清泪,司马于今正断肠。”又七律二首云:“口碑载道是还非,谁识蹉跎心事违。既熟熊蹯宁更待,纵生马角竟安归。纶巾聊当苏卿节,葛屐犹然晋代衣。得与墨胎相把臂,九原应不恨知希。”又:“羈縻斗室尚何为,慷慨从容我亦疑。岂是殷顽能革面,纵然汉陌肯低眉?鞞鹰躅躅堪谁语,笏凤踳踳只自知。莫道古人多玉碎,盖棺论定未嫌迟。”又【柳梢青】词一阙云:“无数江山,何人断送,雨嶂烟岚。故苑莺花,旧家燕子,一样阑珊。此身原是天顽,梦魂到处也间关。白发镜中,青萍匣里,和泪相看。”

张煌言作为抗清人士,被捕遭杀害,钮琇在刊行的《觚剩》中著录其诗,已是很大胆的行为了。被删去的诗词中有“莫道古人多玉碎,盖棺论定未嫌迟”句,

^①《觚剩续编》卷二《二潘》,《觚剩》,第205页。

^②《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一《潘耒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343-13344页。

张煌言认为自己的死是“玉碎”，虽然被清政府认定为罪犯而处死，但他认为历史会给自己公正的评价，所谓“盖棺论定”还早。而同样被删去的“无数江山，何人断送”句，表现对于明朝的灭亡，张煌言心有不甘。这些诗词，都属明显违碍，钮琇应该不敢再刊行出来了，故而删去。将稿本与刻本对读，钮琇对明遗民这种复杂的情绪即呈现出来。

《揖云斋集》中，还有一篇《李妇金氏》，在晚出的刻本中被删改的幅度比较大，现将稿本中的文字引录如下（加下划线的是被删去的内容）：

李妇金氏

金氏者，吴江北麻民家女也，幼无以自育，年十二，归里人李乙。乙之父以治皮为业，人呼之曰“皮”。皮性茂而愚，受人值，为其驱使，即利害无所避。岁戊申，里中大姓有事，臧获无可使者，以命皮，皮慨然任之。及事发，词株及皮。已就缚，乙奋身走郡，告郡守曰：“此皆乙所为，无与吾父事。”于是郡守释皮拘乙，论法当流于秦。金氏计且偕往，间关数千里，不免多露之虞，泣曰：“我从我夫，而不获终事我夫，不若完节以报我夫之为愈也。虽然，我夫未行，吾不可以先死。虽贫家无簪珥可鬻，而竭手指劳，犹足供饘粥，俾累人无患饥渴。”乙在禁数月，金氏拮据纺织，复以余力操作邑文学吴某家，吴素好善，且悯其志，倍所佣之资偿之，因得制衣贾食，往来餉乙，见者为之泣下。而氏则自念忍旦夕之死，以饮食所天至于已劬苦艰瘁，非所恤也。己酉夏，郡遣流人，乙之里同累者三人，其二人之妇，皆促装为从行计。氏独托其三岁女于其姻，余无所事，二妇语之曰：“北方苦寒，无衣无褐，何能往？”氏曰：“吾必不往，何衣褐为？”二妇曰：“事不由汝，且汝果能自免，而托汝女于汝姻者何故？”氏不复答，而志盖已素决矣。乃往见乙于狱曰：“勉之自爱！新妇虽生，必不得□行，且为君养姑地下耳。”归未至家，恐有觉其将死者，遂自裁于他氏室。时年二十二。呜呼！氏弱妇人耳，未尝勛以名义，而矢死不辱，视中郎遗息，幼嫀书礼者为何如也！况江河日下，贵贱相风，慕鞶带而非过涉，盖比比矣。不意蠢愚巾幗，从容蹈义，乃出于须眉冠剑之所不能为者。吾恐须眉冠剑之徒身不能为，而又恶蠢愚巾幗之为之也而抑之，则冰霜奇节，将湮没而不彰，虽死者无意求名，而激扬颓俗，又曷可少哉？余故叙其本末，俾表征之士有所采择焉。

金氏死阅月，同里诸君子为位于崇义寺，设醮三日，各以诗文吊祭，嘉其得死所也。余既传其事，复赋四韵伤之：

十载蓬门布与荆，从容甘节竟忘身。囊馐悲竭圜扉泪，槛服羞沾驿路尘。存嗣事非同寄爨，从行义敢望偕秦。贞魂未化山头石，应逐天涯远戍人。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钮琇删去的一段议论。他论及金氏“矢死不辱，视中郎遗息、幼嫀书礼者为何如也！况江河日下，贵贱相风，慕鞶带而非过涉，盖比比矣”，显然意有所指。清初，人们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常常会指斥明末士大夫变节辱志，沦为贰臣，其情操往往不如妇人。钮琇的这篇小说写于康熙七年，那时他还是一介布衣，既不是遗民，也不是贰臣，身上没有历史包袱，所以话可以说得大义凛然。但他后来以贡生身份，任项城、白水、蒲城、高明等地县令，已进入清朝政府的官僚体系，再说这些话就不太合适了。因此，在刊刻《觚剩》时，将其删去。其实，像钮琇这样的例子应该不是个案，他们生于明末或清初，本身对明朝灭亡不需要承担什么历史责任，但他们的师长辈对明亡有切肤之痛，这种情绪会感染他们。入清之后，作为清朝的顺民，他们可以一边追忆、怀念那个已逝去的王朝，体现出一定的遗民色彩；一边又可以参加新朝的科举考试，努力进入新朝的政治体系中，属于“进可攻，退可守”。当他们真的通过各种选拔制度，进入新朝的政治体系之后，以前对明朝的各种表述当然要进行“过滤”，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说，相信他们会做出选择。幸好，钮琇有记录未入仕时思想状况的稿本留下来，让我们能够与之后刊行的刻本做比较，看出他思想变化的轨迹。

当然，《揖云斋集》中不是所有删改都体现钮琇的某种政治情怀，有些小说的删改是出于文字语言的润色，如《觚剩续编》卷一“言觚”有《首尾限字体》曰：“余与颍阳李太史天生相晤于薛萝庄，剪烛论诗，旁及杂体。太史言：‘往居雁门，卢制府出限韵春闺题，属诸贤赋，傅征君青主以盖头‘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八字，为《牡丹亭》曲中语，一笑而罢。然搦管则实难绮靡而妥贴也。’余曰：‘琇幼年曾有此作。’随命小胥抄示。太史曰：‘辨加哉！诗审博，惟博故冥搜广引，妙趣纷披，虽未免割鸡牛刀之惜，而成千花塔，造五凤楼，亦何不可？其勿以少作姑舍。’因遂存之。”其后是“雨脂红染女儿溪”等诗十首^①。在稿本中，题目是《春闺咏》，而且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钮琇在《春闺咏》题目下面写着“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几个字，其开头小序也不一样：“春闺，吴郡侯所以试多士也。昔屈平以美人喻主，孙武以处女谈兵，是知香簏非累德之辞，彤管宁海淫之作。广平铁笔，亦赋梅花；孝穆玉台，何瑕童白？盖假物以丑类，必集艳而逞妍，所固然矣。其韵限五言，首冠八字者，欲其裁云镂月，预观制锦之才；先以合璧联珠，薄试雕虫之技。爰令毛颖，率为数篇。才愧八义，几于千花造塔；学惭半豹，敢云五凤成楼。聊副淮南招隐之怀，用附邺下缘情之什云尔。”其后的诗中还夹有很多小注，在刻本中亦删去。倘若要重新整理《觚剩》，这些都是极好的校勘材料。

^①《觚剩》，第187-189页。

三、《揖云斋集》中未被收录的小说

《揖云斋集》中有多篇文言小说未被《觚剩》收录,因此我们常读的并非钮琇小说的全部内容,分析和探讨这些此前未见的小小说,可以丰富我们对钮琇小说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认识。

阅读《觚剩》,我们会对钮琇描写女性形象留下深刻的记忆,尤其是《觚剩》“吴觚”卷下集中写女性,其中不乏像李妇金氏这样的烈女,但更多的是江南才女。读《揖云斋集》可以看出,钮琇早年对“烈女”事迹就非常关注,只是有些篇章未收入《觚剩》中,像《贞烈徐女》《烈女纪事》等。钮琇受传统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深,他特别强调“孝”,在《僧虎》一文中,他借姚竹友的话说:“人兽之机,转于孝子。孝德所感,不大且速欤!”《李生孝友》中,钮琇说:“余因叹其处人伦之变,而孝友不失其常,可谓贤矣。”而《孝牛》中,钮琇则言:“若夫牛则庞然蠢然,尤物之顽钝无知者,而乃以孝称。呜呼,彼人也,而背亲忘讎,其尚得颀颜而襟裾于世耶!”^①

《揖云斋集》中还有一篇《闵孝子》,也是写普通人的孝义之举:

闵孝子

浔镇界若霄间,去镇十里馀,有闵姓者,业农。父已八旬,患虐痢三年矣,羸骨支床,呻声绕户,殆无复生状。医祷旁午,鬻自食田,数亩将尽。每荷锄归,必仰天默祝,而疾愈甚。一夜值妇寝,潜足出户,星斗横斜,寒光冷射。望空稽首者四,于腰衣中出白刃盈尺,坦腹一刺,血缕缕生肤。复断肋,按刀腹砉然开,溃血冲衣。乃以两指向腹中牵肝叶出,断取方寸,后纳之。仍束衣起,促呼妇煮汤伺翁。妇未识故,熟而进之,翁数称良味。妇退,见夫仆席无鼾声,揣其腹洞然,刀穴也。妇方惊视,忽起坐云:“绕床皆绛服神,连臂扶起我。”言已复仆,妇惊呼,又起坐如前云云。明日,邻近颇有闻者,皆来观。数日后,百里外有来至者。或以米遗,或以饵料,或以医来者,以药刀圭稍稍傅患处,刀穴复合。八十翁饮肝后,所患遂止,索衣觅履,扶杖而趋。浔镇有一品,具朝服往拜其门。吴兴刺史以下,皆遣吏存问。时壬寅年月事,众皆惊异,以为纯孝感天云。

这种“割肝救亲”的事例我们在明清人物传记中也见到不少,但钮琇把割肝的过程写得很详细,着实给人一种惊悚感。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觚剩》曰:“是编成于康熙庚辰,皆记明末、国初杂事,随所至之地,录其见闻。”^②《觚剩》所述野史杂闻可补正史之阙,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明末清初社会风气多有裨益,而《揖云斋集》中未刊之

^①《觚剩》,第23、198、241页。

^②《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第1915页。

小说亦有此功用。

《揖云斋集》“戊申草”有一篇《昆岑遗事》属于志人小说，是写明末名臣杨一鹏事迹的：

昆岑遗事

楚中昆岑杨公名一鹏，堕地时寂然无啼声，太夫人忧之。一日有尼自外来，募五色缕，见公在抱，啧啧。太夫人曰：“是生而瘖，奈何？”尼摩顶曰：“此子自江南来，趋投汝家，走三千六百馀里，喘吁未定，故无庸忧也。”遂啼笑如常。公后成进士，司理西蜀，随直指按部。因上峨眉，则有异僧结趺殿上，与佛并坐。时州守陈设甚谨，令之避，不顾。掣之不能起，不得已，以小屏障之。公至，礼佛毕，视莲座间有僧，大奇之，命撤屏视僧。僧素不语，见公忽若夙契者，曰：“子非孩时不呱泣不啼笑者耶？”公忆往事，遂执弟子礼。僧曰：“汝弟子不在今日。”公长跪祈教，无所言，询终身事，则云：“汝六十岁时当在淮，可与汝相见也。”自后即离峨眉，不知所之。甲戌九月间，公抚淮，夜忽有人呼于门，逻者呵止，即击鼓如警报状。争缚之，口言公有家报，因共索得书一缄，进之。公开缄，乃即峨眉僧贻诗七章，大意讽其去位，以免急难，有“富贵神仙君两得，尚牵缰锁踏危机”之句。公得诗惕然，特赠路资令返，笑曰：“何以金为？”挥手而去。时公年六十，乙亥正月十五日遂有凤阳之变。戊申寒食前一日，偶读《息斋外集》，有记峨眉僧诗谶一则。今异其事，因辑其略而录之如此。

杨一鹏，字大友，号昆岑，湖南临湘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崇祯初年任户部尚书，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崇祯八年，农民军攻克凤阳，焚毁皇陵，杨一鹏因此获罪被处死。后来其长子杨昌朝著《忠冤录》为父鸣冤，崇祯十六年诏复原官，获平反。小说中的描写有一定的传奇性质，但明确记载杨一鹏死时年整六十，其生卒年为万历四年(1576)至崇祯八年(1635)，可补正史之阙。

明末清初，吴中一带扶乩之事特别盛行，像金圣叹青年时期就以“泐大师”的身份在吴中从事扶乩降坛活动，并受到叶绍袁、钱谦益等名士的追捧而产生很大的影响^①。《觚剩》中不少篇章都提到扶乩之事，像《丙辰会状》写吴门彭定求写制艺、中状元，都靠乩仙帮助。《揖云斋集》中也有一篇《箕仙诗》写众箕仙吟诗唱和，颇为神奇，借此我们也可以更多了解钮琇家乡吴江地区的扶乩之风：

箕仙诗

尝观宋元小说所载箕仙诗多矣，近日一事甚异。予有友人敬事箕仙者，忽一日运箕自言，欲于某夜降汝家，汝为我具佳纸一幅，研墨濡笔以迟我，至当作画像畀汝，慎之无忽。于是其家果于是夜沐浴

^①详参陆林：《〈午梦堂集〉中“泐大师”其人——金圣叹与晚明吴江叶氏交游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22-25页。

拜祝毕，乃置纸于几，列笔墨其旁，燃两烛，闭户达旦。及启扇而观，则绘像俨然盈幅矣。衣冠甚伟，须发皆具，果神笔也。或其家与邻近遇异疾，医未能治者，辄从乞丹药；有远信卜未能决者，辄从问归期，无不神验。其尤可异者，每当花之朝、月之夕，往往命主人设筵席，同二三仙友唱和联句，经晨彻夕，率以为常。玉文子五言绝句云：“未悲作秋赋，先吟玩雨诗。断桥人迹少，野鸟踏重枝。”梅道人和云：“风吹山洞雨，云掩一天星。古寺鸣钟寂，渔灯傍岸明。”碧云子和二首云：“雾掩今宵月，风开昨夜云。夜窗多寂寞，时听野蚕鸣。”又：“松声惊鹤梦，树影撼猿眠。月色盈阶碧，山光半似烟。”长风道人一阙云：“金风满座，玉露盈阶，海棠墙下半开花。游人歌且舞，潇洒烟霞。窗前明月影移斜。沧浪渔笛，秋水浴蒹葭。远寺钟声连复断，惊醒栖鸦。”扶阳道人长短句云：“剪山云补衲，敲石火烹茶。岭梅宿惊，庭梅栖鸦。烧一炉香火，炼九转丹砂。朝饮露，晚餐霞，饮露餐霞兴自賒。呼童扫阶前叶，摘台前花。”认中子和云：“招闲人对弈，呼野鹿同居。松荫作榻，草叶为裾。饥餐枝上露，倦检篋中书。红尘息，紫霞馀，尘息霞馀往事虚。醉时骑云中鹤，弄水中鱼。”峒山隐叟和云：“构几间茅屋，治一带芝田。白云来树，红日临檐。命童人煮饮，招隐士谈玄。讶飞鹤，舞啼鹃，飞鹤啼鹃向碧天。可助抚溪边柳，种涧边莲。”玄津道人七言绝句云：“玉露零阶秋几辰，海棠含蕊未曾匀。焚香漫拟江枫赋，水月林峦一色新。”雪松道人一首云：“密林深径鸟声幽，独自挑灯上小楼。呼笔未曾成一字，檐前铁马动人愁。”玄真子一首云：“谒帝归来香满裳，一逢知己话偏长。独怜窗外洒微雨，洗却东篱花槐黄。”空空道人一首云：“闲吹铁笛夕阳天，杖出青云问钓船。猿鹤时鸣惊醉客，满溪风雨不成眠。”群仙联句云：“山巅红紫尽浮霞（云溪野叟），鹤立孤松听远笳（玉文子）。茶罢一炉香未烬（空空道人），半窗花影月移斜（青青道人）。”右诗皆随所限韵，运笔若飞，无一凡语，固非俗士术者所得而赝也。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称《觚剩》：“其文词皆哀艳奇恣。”^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则言：“琇本好为俚偶之词，故叙述是编，幽艳凄动，有唐人小说之遗。”^②哀艳奇恣、幽艳凄动是钮琇小说的总体风格。但我们看《揖云斋集》，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充满谐谑机趣的篇章，如《嘲僧诗》曰：“一生应悔着袈裟，两眼何曾见法华？最喜博徒尝设酒，因招游女故栽花。经钱未到先賒肉，香花初收且贩茶。犹道西方天乐土，夜逾墙去宿东家。（自注：乙巳岁，予读书法华庵，庵之僧皆完朴修洁。其淄侣有至者，多无检行，戏作四韵嘲之。虽一时谐谑

^①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319页。

^②《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1915页。

之语,然足为此辈实录。)”对僧人的不良行径予以辛辣的讽刺。另外,《揖云斋集》中还有一篇《四书集句观剧文》,全部从“四书”中辑出语句来描写看戏的情形,文章写得很风趣,但在那个时代有亵渎经典的嫌疑,钮琇后来也将其刊落^①。

研究钮琇的小说,人们常常拿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来进行比较。如白亚仁先生说:“蒲松龄和钮琇是清初两位杰出作家,均出生于崇祿十三年(1640)。前者为山东人,后者为江苏人,无论是生活经历或著作的内容与风格,差距都较大,但也有某些相似之处。”^②确实如此,蒲、钮二人同一年出生,一些重大的社会和自然事件,他们都在同样的年龄经历,譬如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发生大地震,震中在山东莒州、郯城间,震中最高级别可能达8.5级^③。此次地震波及范围很广,钮琇与蒲松龄都记录了这次地震的情形,但详略有别。《揖云斋集》中《夏夜纪异》写到:“六月十七日初更,予方就睡,忽卧榻摇摇如舟舞浪,顷之益甚,势欲崩屋。急曳出户外,足趾尤杌隉不定,食顷乃止。此地震而甚者,二月间才抢见于西南,经旬而灭。今复有此异,何灾变之频仍也。”而蒲松龄的描写倒是更为生动:“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馀,鸭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④地震之后,往往气候异常,康熙七年的这次大地震之后也是如此。《夏夜纪异》紧接是《六月雨雪》,钮琇记载:“六月二十一日,予在曹溪书馆。正值三伏,时而烈风扬沙发树。须臾间,云弥天,寒色栗人如初冬。其明日天色稍霁,而烈风犹未息也。有人自吴兴来,云:‘昨石门至新市百里间,大雨雪,积素盈道至二寸许。苗畦桑陇蔽望皆白也,池荷俱摧折无遗。’亦往来未有之异。”

①类似的情形在《揖云斋集》诗词中也有体现,集中一些诙谐浮艳的诗词,在后来刊刻的《临野堂集》中也不见。如《揖云斋集》中有《浮家妓四首》诗,分别写妓女远游、凝妆、娇卧、幽恨;【玉蝴蝶】词四首,分别写美人眼、美人口、美人手、美人足,《临野堂集》诗词中皆不收。

②白亚仁:《钮琇〈觚剩·昧娘〉本事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55页。

③参见赵伯陶:《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278页。

④赵伯陶:《聊斋志异详注新评》,第276页。

与蒲松龄《聊斋志异》明确提出“志异”不太一样，钮琇似乎对“志异”还是有一定的保留。《觚剩》中虽有不少篇章是写异人异事，但我们看《揖云斋集》会发现，还有不少的“志异”之作被其刊落。如集中有一篇《平川女异》，稿本中钮琇已将“异”字划去，题目变成《平川女》；但就是这篇《平川女》，后来也没有收入《觚剩》中，原文如下：

平川女(异)

平川民家某姓者，夫妇食贫而居，中身无育。妇之妹以母早亡尚幼，归妹于家，视之如女，遂以为己女也。生十三岁矣，甚爱之。夫妇合榻而寝，妇与女必骈首共枕。三月蚕时，夫远出伐桑，未归，妇中夜将伺蚕，而女睡方酣。妇恐惊寤，出足于被，蹑地潜行，以絮拥女肩而起，即于绳床前瓦盆吹火，燃竹灯。甫三鼓，伺蚕毕，闻斗鼠声，又恐妨其酣睡也。灯未及灭，急趋归床。至床，絮被摔于地而不见女。四壁皆密缉编苇，户扃依然，亦无有窃启者。遍视室内，绝无女迹。少顷，夫以桑来，叩门频频，妇疾呼以为女也。启户见夫，相视而泣。夫异其状，问故，妇具以告。遂入取灯，遍讯邻人。邻未及答，而皆聚语以为怪。至明日未晡，人来告云，悬此居许，有一荒冢，枯柏敬地，颓垣露棺，汝女独直视而强立，得母暎于馁鬼乎？夫妇狂奔至冢，抱女归，仆然僵也，胸臆间犹有生气。良久遂醒。问何以出，女徐曰：“吾寝方寤，有二男子列坐我侧，问我欲至母所否？吾曰欲之。二男子以衣衣我，以履履我，又为我取栉梳发，取帽加首。时吾姊俯视蚕筐，我欲一言而口不能张。二男子遂负我望壁隙细光转侧而出，不识身之至冢也。”

这篇小说如果说有什么思想性，也很难去提炼，它单纯地描述发生一个女子身上的“异”事；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分析，小说细节之处的描写算是生动，但钮琇还是舍弃了。

钮琇在《觚剩》中多次提到他的老师吴南村，南村先生都是以一个诗人的形象出现，但稿本中还有两篇小说颇涉吴南村的“异”事，刻本中也不见：

汴梁夜梦

吾里樵云黄公，顺治中督学湖广，受命出京。自燕之楚，将之大梁，舍止邮亭。有投刺入谒者，骑从甚都，则余师南村先生也，曰：“某为汴梁城隍，故人有厄，来相救耳。然君无南游，恐不能复东旋也。”俄而不见。后数月，黄公果卒于长沙。

鬼舌

余师吴南村，寓吴兴旅舍。主人具榻，更馀，支户灭烛。未寝，尚负衾而坐。忽于其中堂东北隅莹然有灯，见妇人年可三十许，素衣白帕，从网幌中出，啼灵座前。久而哀，皆历历死者语，一恸语止，吐舌长数尺

桓地，徐以舌卷灵座前灯吞之。吴师愕眙大叫，披衣起视，了无所见，遂更寝别室。凌晨细询旅主，乃即其故妇某氏也。

总之，稿本《揖云斋集》为我们研究钮琇的文言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揖云斋集》和《觚剩》皆收但有改动的，一种是只见于《揖云斋集》而《觚剩》未予收录的。前一种类型的文言小说，可以复原钮琇的创作心态及其变化，即如本文所引反映《明史》案的小说从稿本之《将来僧、番水男》演变为刻本的《虎林军营唱和》，稿本令《明史》案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与钮琇因同情好友遭遇而努力收集他们被难时的诗文并存之于世的心理，历历再现；这较之仅见刻本给人造成的钮琇“秉笔直书”印象更为真实与丰富。后一种类型的文言小说，不仅在文献辑佚方面甚有价值，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钮琇文言小说的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着眼点是钮琇的文言小说，其实稿本《揖云斋集》除了文言小说之外，还有诗文词赋等其他文体，其中有很多篇章亦不见于刊本《临野堂集》，而且《揖云斋集》本身就是编年的，倘若有人要制《钮琇年谱》，它的作用会更凸显出来。

【作者单位】郑志良，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